

拉萨：隐秘的时间及其幻象

（外一篇）

● 孟澄海

站在拉萨的街头，我想象一个蓝月亮。

曾经照耀过吐蕃王朝的天空，曾经在藏王和喇嘛的梵语中沉沦或飘升，曾经把淡蓝的清辉洒向天葬场和牛毛帐篷，曾经沿着时光幽深隐秘的隧道，蓝月亮，向我走来……

蓝月亮，犹如一滴露水，轻轻的，缓缓的氤氲开来，于白云之下，高原之上，覆盖了我充满尘垢的视野，打湿了一个凡夫俗子的所有念想。或者说，蓝月亮，那其实就是神的眼瞳，透过纷扰喧嚣的世相，照亮了我的前世今生。

但此刻，我的身边只有人流、车辆，随处是忙碌奔跑的摩的、叫卖商品的商贩，还有免费派发广告报纸的学生、沿街乞讨的流浪汉、操着不同方言的农民工、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市的

游客。高楼、商场、酒店、发廊、咖啡馆、洗脚屋、手机专卖店，但凡内地有的现代化建筑设施、商业场所，都能在拉萨找到落脚的地方，甚至是灯红酒绿的排场，风花雪月的故事，都能在这里得到或明或暗的张扬和复制。不知谁说过，只有以仰视的角度，才能读懂西藏，可我没有雪山的海拔高度，从红尘烟云中走来，内心一片荒芜，即使站立于拉萨，目光也缺少了念青唐古拉的洁净和澄明，被世俗遮蔽或修改过的眼睛，还能看到神的手势与位置吗？

布达拉宫静静地屹立于红山之巅。

没有孤独与寂寞，也没有尘世间的喧嚣和骚动，那个接近天穹星座的建筑，拥有另一套时间和情感系统。不论何年何月，它的姿态或内心，都有着精神的指向。我相信，布达拉宫占据了时光村落，那里已经长满了灵魂的菩提树，天心月圆，华枝春满，洁净神圣的花朵，不会在凡俗的风雨中凋谢、沉落、枯朽，而它那沉静澹泊、永恒不变的宗教情怀，将引领凡夫俗子走进恬静清明的菩提世界……

我抬起头来，目光越过巍峨的宫墙屋脊。拉萨的天真蓝，是深蓝、湛蓝、靛蓝、冰蓝，是宝石蓝、湖水蓝、浩大的蓝、旷远的蓝、童话境界般的蓝，那种无法言说的蓝，就悬浮在布达拉宫的头顶，氤氲漫漶，笼罩缠绕，宛若佛祖的盈盈笑意，神秘、恍惚，荡漾着寓言和神谕般的波纹辉光。太阳刚刚升起，我看见金箔似的阳光，从蓝色的天空里飘落下来，最先染红了药王山嵯峨嶙峋的石崖，尔后慢慢游移，照亮红山顶端的青草和鸟群，最后才落到了布达拉宫，于是，经幢、宝瓶、摩羯鱼、金翅鸟……宫殿屋顶与四周的神奇饰物，还有花岗岩墙体、高翘的檐牙、木质方形窗口，随风飘荡的经幡、袅袅升腾的煨桑的烟霏，所有这一切都在阳光下灿烂生辉，仿佛融进了玫瑰般的火焰，不断地燃烧，发出炫目瑰丽的光芒。

白石铺砌的台阶从山脚一直向上蜿蜒，通往布达拉宫的深处。

沿着石梯，我慢慢往上攀登。我的影子就在前面，扭动如黑色的水蛇。影子在早晨的太阳下闪现，不经意就会触碰到路边孱弱可怜的格桑花，偶尔也会覆盖石缝间来来往来的蚂蚁

瓢虫,尽管那不过是一时的阴暗笼罩,但对于渺小的生灵来说,带给它们的也许是一生的冰凉和荒寒。我不知道,一个没有信仰的人,在走向佛殿的时候,会不会找到曾经丢失的悲悯情怀?佛经上说,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,而对于满身尘垢的我,还能理解那个充满佛理禅机的谶语吗?

布达拉宫的门为我轻轻打开。或者说,有一个尘世之外的世界,带着清凉和神秘的风,将我的人间梦幻,吹进了时间深处。我在宫殿走廊里穿行,内心突然变得平静起来,好像是独自面对着一个幽深的海子,除了涌起一丝想清洗灵魂的欲念外,剩下的全是澄澈、干净、晶莹碧透的空灵感觉。窗户洞开着,外面的日光悠然地洒进来,跟宫殿里的飞起的尘屑、细小的沙尘颗粒混合在一起,光与影,展开斑斑点点的翅膀,在静谧空寂的地方往来穿梭,好像要走进另一个隐秘时空。酥油灯闪闪烁烁,淡蓝暗紫的光晕映现出周围的佛像和唐卡。我想那一定是前世就点亮的灯盏,为芸芸众生指路,把他们引向今生和来世。一个人面对一盏酥油灯的时候,观看到的是现实人生,而一盏酥油灯面对人的刹那,将会照亮他的彼岸世界。在我走过的地方,红宫和白宫不停地为我展现着神圣的法相世界:释迦牟尼的鎏金铜像、宗喀巴的画像、藏王用过的玉石法器、梵文经书、各类壁画、彩色唐卡、古老的贝叶经……神秘的五世达赖灵塔,周遭镶嵌着闪闪发光的珍珠和黄金美玉,仿佛是,一代宗教领袖的肉体在塔体内沉默,而灵魂依旧徘徊不散,通过金碧辉煌的宝塔,给朝圣者传递着一种不朽的精神温度。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居室整洁明亮,生前摇转的那个摩尼轮就摆放在榻前,还有他用过的法器,读过的经卷都完好无损,在斑斑点点的阳光下,静静地呈现着佛界的庄严与神圣。据说,仓央嘉措在闲暇之余,喜欢写诗,尤其是情诗,写得分外缠绵蕴藉。我猜想,在那些梵呗声声的黄昏,他也许就站在某个窗口前,眺望远处的雪山,用抑扬顿挫的藏腔,轻声吟唱……

走出布达拉宫,我默立在广场边的一个花圃旁边。雪域高原的十月,菊花刚刚开放,淡蓝

或深紫的花朵,随着秋风摇曳。几只硕大的白色蝴蝶从红宫方向飞来,绕着那些美丽的花蕊轻轻盘旋,时而高飏,时而低回,印着斑点的翅膀还背负了一些细碎的露珠,迎着秋阳,熠熠生辉。史料上讲,松赞干布为了迎接文成公主,特意在红山上修建了白色宫殿,那九百九十九间白色的房子便是布达拉宫最早的建制。让吐蕃和大唐和解,两个民族世代友好,布达拉宫成了历史最好的见证。然而,站在这里,我竟然忘却了那段波诡云谲的时代风云,突然产生了一种幻觉:那两只蝴蝶悠然地飞着,渐渐回到遥远的岁月,隐约间,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从深宫中款款走出,为我讲述他们温馨美好的生活,讲述穿越日月上之后的爱情传奇……

在拉萨,每一次穿越和抵达,都能找到安顿灵魂的地方。那日,我在拉萨隐秘的街头,看见几个藏人牵引着一只白山羊前行。山羊被清水洗过,皮毛干净闪亮,就连它的眼睛也透着海子般清澈的光芒,单纯、平静、安详,无忧无虑。藏人告诉我,山羊是他们选中的灵物,将它带回大昭寺放生,之后就可以让其回归大自然的怀抱,永远享受不被杀生的权利。望着蹦蹦跳跳的山羊,再看看他们朴实憨厚的表情,我第一次真正体悟到了佛经中阐述的万物平等、敬畏自然、救赎灵魂的内涵。

煨桑的青烟从巨大的香炉袅袅升腾起来,飘向空旷的蓝天。熹微的晨光中,大昭寺显现出恢弘雄伟的轮廓,我站在八廓街不远的地方,能眺望到歇山屋顶的鎏金铜瓦,还有栖息在斗角飞檐上的乌鸦和鸽子。大昭寺是拉萨的中心,也是藏传佛教最为神圣的寺庙。建造的目的据传说是为了供奉一尊明久多吉佛像,即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。该佛像是当时的吐蕃王松赞干布为迎娶尼泊尔的赤尊公主,从加德满都带来的。而现在,这里供奉的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。遥想那个时代,12岁的释氏尚未得道成佛,他的孩童岁月应该与常人无异,他不可能想到未来的一天,自己的思想会翻越喜马拉雅山,影响到另一个世界。但这也许就是因缘善业,冥冥中佛祖的信仰乘了一片洁白的雪花,从菩提树下起飞,然后降落于苍茫的雪域高原,开始了慈航

普渡、救赎苍生的历程。民间传说,自从佛祖的等身像供奉至此,就有成千上万只白色山羊蜂拥而至,它们背土建寺,昼夜不停,等到大昭寺落成之后,便随着天上的白云,飞进了遥远的雪山。千百年来,天灾人祸并没有使大昭寺销毁废弃,反而让流逝的时间有了一种超验的灵性,岁月如点燃的一盏盏酥油灯,给古老的吐蕃部族带来了温暖和朗照。

跟着朝觐的人转经,我走得很轻,步履极慢,生怕挤到了那些虔诚的信徒。我知道,他们都来自很遥远的地方,在行进的路途上,每走一步都要匍匐在地,用额头触及冰凉的冻土,那种膜拜圣灵的长头,从家乡要一直磕到拉萨,磕到大昭寺。他们虽然衣衫破旧,上面落满了灰尘,脸庞被霜雪浸渍得沟壑纵横、一片荒寒,但当俯身叩拜,抬起头来的那一刹那,眼睛里却蓄满了幸福、感激、明净、清亮的泪水。

我依然在想象一个蓝月亮。

不过,这一次,我的身边没了寺院和深宫,也没了香火、经幡、风马旗、摩尼轮,八字真言……

拉萨河静静的流过。

岸边,坐着两个红衣喇嘛,他们手里捏着几枚刚刚落下的白杨树叶,翻过来转过去地仔细端详,看了一会,就把那些橙黄的叶片轻轻放进河水。河水荡漾,涟漪晃动,渐渐地,湛蓝的流水中映现出如梦如幻的倒影。

还是回去吧,今生今世,我可能永远找不到拉萨的蓝月亮,永远无法窥见那世俗和宗教相融相伴的真实原貌,拉萨,留给我的,都是隐秘的时间和幻象。

楼兰讖语

我走进了楼兰王国的黄昏。这是西风瑟瑟的深秋,天上的霜霰、云朵和尘埃,地下的落叶、沙粒,还有冰冷的石头,都被空旷的宁静笼罩。我的身边横卧着一具骨架,由于时代久远,已经分不清它是死去的骆驼还是野马。亘古的沙漠戈壁死寂空旷,犹如孕育了月球的子宫,看不见任何生命的踪迹。独自置身于此,感觉灵魂被一双无形的大手高高托举起来,悬浮如云,不知要飘向何方。狰狞恐惧的雅丹地貌,不

断从我面前闪过,鬼魅般的影子纠缠着我的步履。风吹过去,像古老的陶埙吹奏地老天荒的祭歌,而那种声音一旦消逝,剩下的又是巨大的空寂和沉默。我坐下来,身子依靠着一棵枯死的胡杨,那样子恍如一个蜥蜴,把干渴的肉身托付给树木清凉的阴影,等待最后的叶子运走我的梦幻和思想。但那棵胡杨早没了叶子,它的虬曲坚硬的枝干一律指向天穹,指向楼兰王国的遥远背影,呈现出一种旷世的绝望与孤独。其实,于我而言,几千年之前的楼兰王国,就是沉沦于西地平线上的一颗太阳,或者说,那是一个迷乱神奇的星云黑洞。我来到二十一世纪的这个黄昏,面对的是太阳消失后的一片死亡之地,也许,自己的那种空茫的凝望,看到的仅仅是被风沙掩埋的废墟、残垣以及鬼魂般弥散的古远气息。在浩瀚的罗布泊荒原,任何生命都会随时在酷烈的阳光下消亡,然后留下一堆白骨或骷髅。橙黄如金的沙漠,黝黑沉寂的戈壁,不会存储诗意和浪漫,与死亡对峙,带来的后果就是肉体的烟消云散。然而,我还是走进了这片中亚最空旷最荒寒的土地。我坐在那里,用孤独的心灵与胡杨作近距离的交流或低语,始终以卑微的目光打量着它遗世独立的傲岸与壮美,宛若一个孩子,把胡杨苍凉的命运收藏于清纯的眼瞳,进而与它的灵魂融为一体。在想象中,我确信胡杨的手势就指向楼兰,它的年轮,它的记忆,它的梦幻,以及它生死顷刻,都留下了那个古老王国的印记。是的,胡杨不会忘记那个遥远的年代,那时候,它一定就站在罗布泊的岸边,身前是浩瀚无垠的水,那水泊着鸟影花影鱼影帆影,那水湛蓝如天,将周围的城垣、角楼、佛塔一一倒影在里面,如梦如幻,恍若童话。伫立于此,胡杨看到的是一个王国的繁华与兴盛:店铺、酒肆、客栈、佛寺、商人、歌妓、波斯人、安息人、天竺人、僧侣和诗人,商贾和舞女,还有肩扛猎鹰的土著,头顶陶罐的村女,来来往往的马帮驮队,吹奏羌笛弹拨琵琶的戍边武士……胡杨活着一千年不死,死了一千年不倒,倒了一千年不朽,如果它在这个世界上真能存在三千年,那么,三千年之前的某个时光片段,或许,楼兰王国就用通天巫的密语讖言,给它传递了吊诡的宿命音信与

消息,让它在轰然落地前的那一刻,能够再次回眸楼兰家园的前世今生。

阿尔金山沉默无语。那是距离楼兰王国最近的一座雪山,苍茫、冷酷、博大、深沉,犹如绝世独立的哲人。从我所在的角度望过去,能清楚地看见山巅之上的白雪、悬崖、幽深的云岫、嶙峋的怪石以及飘忽不定的云朵。黄昏时刻,一轮月亮悬挂在山腰,被积雪和雾岚映衬着,发着一种幽蓝的光芒,仿佛就是从时间深处破尘而出的一朵波斯雏菊。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说,他曾在阿尔金山的冰川上发现了新疆虎,它的眼神忧郁而苍凉,好像在洞穿某种宿命的迷雾。据说,楼兰王建立自己国家的时候,就以新疆虎为图腾,把虎皮上的黄褐色斑纹当作自己部族的神秘徽号,每年四月,他都要带领部落首领,来到阿尔金山脚下,举行庄严肃穆的祭祀活动。数千年岁月随风而逝,当楼兰王国从罗布泊宽阔的岸上消亡之后,新疆虎的踪影也被漫漫的西风流沙湮没。我突然想起海明威,他在小说《乞立马扎罗的雪》中,描写了一只豹子,那只流浪在非洲草原的王者,不知何故却殒命于高山之巅,被厚厚的白雪覆盖,只留下了一个骨架,将死亡裸呈给苍茫的世界。作者笔下的那个意向,突兀而又诡异,似乎给喧嚣的世间暗示着什么。它隐喻了人生的悲剧和迷茫,还是传递了某个民族、国家、乃至人类的最后归宿与命运?所有这些都被海明威芜杂的思想遮蔽或掩盖,留下了一个无解的谜团。我抬起头来,把目光再次投向眼前的阿尔金山,那里的雪依旧银白闪亮,那里的月依旧清冷洁净,那里的荒草和岩石依旧静默死寂,唯有月色中呈现出淡蓝或靛青的雾岚,从山谷向山巅升腾,缠绵、缭绕,飘忽不定。我问自己:在嵯峨神奇的阿尔金山顶上,千年的白雪是否也埋葬了一只新疆虎的骨架?

没有谁知道楼兰人的祖先来自何方,尽管史学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,但最终还是未能抵达那个民族血缘和生命的上游。史学家推断,楼兰人的故乡很可能在欧洲,因为后来的考古史料证明,生活在罗布泊的楼兰人使用的是一种叫佉卢文的文字,而这种文字属于印欧语系。民间传说,在遥远的年代,北匈奴远征欧

洲,在爱琴海边跟一个土著部落进行了惨烈的战争,由于力量悬殊,土著部落败北,最后就踏上了漫漫的西迁路程,他们被一群白天鹅带领着,穿越了茫茫的荒原和沼泽、翻过了无数座长满原始森林的高山,经过小亚细亚、黑海、里海以及君士坦丁,最后来到了罗布泊,面对那片碧蓝辽阔如苍天般的湖泊,白天鹅缓缓落了下去,跟飘荡如雪的芦苇花一起落到了水汽氤氲的岸边,而楼兰人也在那里停了下来,逐水而居,繁衍生息,就在公元二世纪左右,建立了强大的楼兰王国。其实楼兰人也就是罗布泊人的祖先。我曾在孔雀河边的一个绿洲村庄里探访过罗布泊人的后代,那是一个七十多岁的男人,鹰钩鼻,微微发蓝的眼睛,胡须长及胸膛,走路迈着重大的步幅,精神矍铄,身板硬朗,只是头发已经雪白,被风吹起来,零乱地飘摇着,宛若历经沧桑的荒草。他会汉语,跟我交谈起来语速极快,滔滔不绝,且思路清楚,没有任何含糊的地方。老人跌宕起伏、充满深情的讲述,使那个民族的英雄史诗,还有它的传奇历程,渐渐在我的脑海中明晰起来,犹如黑白默片,带着遥远岁月的风声雪影,从我的眼前一一闪过:森林、雪原、大河、海子、冰川、雪山、天狼星、西亚虎、如飞的鸣镝、闪亮的刀光、吊在马鞍上的人头、玫瑰般在夕阳里飞溅的血花、祭天的神秘咒语、写在羊皮经卷里的佛经、刻入竹简的佉卢文与粟特文、靠隐秘手段传播的土火罗文与巴利文、唱诗的梵文及犍陀罗文、熟读经文深谙星历的法师、手捧月氏王骷髅饮酒的国王、长袖飘然跳胡旋舞的脱脱女、汉朝的神秘刺客傅介子……所有这些惊天动地的章节,不断在的内心中纠结、碰撞、缠绕、翻涌,仿佛是老人的述说为我打开了时光隧道,我的灵魂被一团神秘的星云牵引着,飘飘荡荡地向那个古老渺幻的楼兰王国飞去……

孔雀河静静地流淌着,岸阔沙净,波澜不惊,夹河的胡杨漠然肃立,虬枝横空,在瑟瑟的西风中,橙黄的树叶不停地飘旋、翻转,坠入淡蓝色的黄昏。我的肩上、头顶也落了许多叶子,它们宛如时光哀婉的断片,覆盖或笼罩着我思古之幽情,将我如梦似幻的感觉带入一片苍茫虚空。我坐下来,点燃一支香烟,慢慢地抽吸了

一口,然后将烟雾喷吐在风中,待袅袅的青烟消散之后,我清亮的目光雪花般飘进了死气沉沉的罗布泊——前面是连绵不断的沙丘,在暗淡的天光下,犹如隔世的坟冢,呈现出一种决绝的孤独。再远处能隐约看到破败倾圮的残垣断壁,上面蹲踞着几只乌鸦,没有啼叫,也不会哀鸣,完全像穿着玄衣黑裤的巫师。那里还有一座佛塔,周遭伤痕累累,仿佛是一个遗失在荒原的一根断指,想靠神的旨意,把前世的繁华与衰败、恩怨和情仇全部点化成迷蒙的历史云烟。想象,再现;再现,想象,置身与这个场景,我不由记起了传说中的楼兰千棺山,据当地土著人讲,在罗布泊深处,有一处神秘的石山,那里埋葬着数以千计的楼兰先民尸骸,每座墓周围都用石头和胡杨木做围栏,摆设成太阳的形状,每到夜幕降临,睡在棺材里的人们就走出来,登上山岗,对着月亮和星星唱歌跳舞,而到了黎明,他们又纷纷走进坟墓。鬼魂出没,亡灵舞蹈,这很可能是人们的幻觉或臆想,不值得信服,不过,上世纪初,有一支外国探险队,确实在沙漠深处挖出了一具楼兰干尸,经研究考证,墓主人是一个女子,她躺在阴暗的墓穴里已经有二千多年的时间了。我在新疆博物馆见到过那具干尸,她平卧于玻璃橱柜之中,有一张瘦削的脸庞,尖尖的鼻子,深凹的眼眶、褐色的头发披肩。她身上裹一块羊皮,毛织的毯子,胸前毯边用削尖的树枝别住,下身裹一块羊皮,脚上穿一双翻皮毛制的鞋子,头上戴毡帽,帽上还插了两枝雁翎。那日,外面阳光灿烂,而展馆内却显得有点昏暗,几盏电灯迷离闪烁,光线透过玻璃,照在她那干瘪枯黄的皮囊上,给周身涂抹了一层淡蓝色的光晕,仿佛连皮下的骨骼都呈现出莹莹的暗蓝,恍如临冬的葡萄藤,虽然失去了水分,但依然保留着那一份柔韧和遒劲。二千年前,她是一个少妇,还是一个姑娘?是贫民女子,还是贵族王妃?还有她的生命,是死于疾病瘟疫,还是陨落于战争杀戮?这一切都已成了千古之谜。不过,看着

楼兰女尸,给我更多的是一种地老天荒的、旷古不变的眺望和遐思。我想,在她生命即将结束的那一天,她也许会躺在一张胡杨木做成的大床上,透过窗棂,凝视着美丽的楼兰世界——那临窗之地,博斯腾湖铺展着无边的碧波,湖水清澈,微风鼓漾,芦苇挑着瓔珞似的穗子在风中摇曳,白天鹅从罗布泊的东岸飞向西安;忍冬草和波斯菊在岸边静静地开放,花瓣上的露珠闪耀着珍珠般的光芒;白蝴蝶黄蝴蝶在阳光下绕着花朵,展开优雅的翅膀;罗布泊附近,高耸的佛塔上栖息着几朵白云,梵呗从寂静的寺院里缓缓飘升……她就这样把对楼兰的最后印象,一点点地收敛进瞳孔,然后闭上了眼睛,而眼角的那一滴泪水却流了下来,一直滴落于时间深处,打湿了两千年后的每个晨昏,结晶了一个个有关楼兰美女的传说……

那个夜晚,我踏上若羌县城的土地。盘桓、逗留,不停地东张西望,有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萦绕在胸:一边是高楼、酒店、汽车、熙攘的人流、热闹的巴扎、迷离闪烁的霓虹灯、穿着时尚的青年男女,一边是骡马、毛驴车、古旧的民房、戴着面纱的维族女子、高亢苍凉的诵经声、神秘玄奥的十二木卡姆……恍惚时光轮回,古代于现代交汇于某个节点,展现出别样的异域风情。繁华与骚动触目可及,荒凉和寂寞也并不遥远,我在感受这个城市现代化的同时,脚下就踩着古楼兰人的骨骼和坟墓,甚至觉得那吹来的瑟瑟西风,也带着楼兰人亡魂的气息。时间其实就是一种宿命,它可以把美轮美奂的楼宇变成一片废墟,又接着将废墟转化为灯红酒绿的繁盛与辉煌,一切都在时间的笼罩和覆盖中变幻,一切都在岁月的洪流里沉沦、积淀、漂浮、升腾,或沧海桑田,或白云苍狗。

我抬起头来,穹庐似的天空深蓝如墨,浩瀚如苍茫大海,突然想起了楼兰人留下的一句谶语:我们在洁白的天鹅翅膀下唱歌,我们在悲恸的星星下流泪……

散文责任编辑/夏海涛
(信箱:sdxiahaitao@126.com)